

蕭紅 從文學到電影

醞釀多年，《黃金時代》終於上映。早在2004年，許鞍華便開始策劃拍攝蕭紅的傳記電影，後來她與編劇李樯到哈爾濱看景，李樯開始寫電影劇本，並着許鞍華先去拍其他戲。三年後，劇本完成了，首稿六萬多字，電影裡最受爭議的「角色對着鏡頭向觀眾說話」的拍攝手法正來自於李樯的構想。電影從2012年年底開始拍攝，耗時五個月，剪輯後的首個版本有六個多小時，最終版本三小時。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片頭，湯唯飾演的蕭紅緩緩地對着鏡頭說自己生於1911年，卒於1942年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，一片貧苦，生活極為艱苦，而這恰恰是思想最為開放、創作最為自由的年代。近年，蕭紅的故事不斷被搬演，除了她與香港有着難以割捨的關係之外，更因為她活在那個「人窮志不窮」的時代裡，遇上許多赫赫有名的民國作家，交織出一段段浪漫佚事。她的一生都在逃難、被拋棄的困苦裡掙扎，她個人的經歷卻又與時代接軌、影射出民國文人的悲難與追求，對照今日的社會，隱隱有其意義。

蕭紅的感情生活

從戲劇、環境劇場，到電影《黃金時代》，蕭紅的一生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耳聞，而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她與蕭軍、端木蕻良的「三角戀」。事實上，出現在蕭紅生命裡的男人並不少，早年她與表哥陸哲舜私奔至北京，後被他拋棄回哈爾濱流浪，遇到之前悔婚的未婚夫汪恩甲，兩人在旅館同居七個月，汪恩甲突然消失了，蕭紅因欠下旅館幾百元而被禁錮。電影輕描淡寫帶過這兩段感情，直到蕭紅寫信求救，蕭軍出現，蕭紅的形象才更加明朗。蕭軍的出現改變了蕭紅的生活，將她帶到「文人圈」裡，她與白朗、舒群、魯迅等人的交往也由此而起。至於後來與端木蕻良結婚、遇上駱賓基則是另一個篇章。

許鞍華便說，蕭紅身上有獨特的魅力，吸引着同年代的男性。她與蕭軍的苦戀、與魯迅的情誼、與端木蕻良的共度患難，以至與駱賓基的往來，都呈現了蕭紅不同的面貌，或敏感，或天真，或堅定，或脆弱。

梳理蕭紅的感情事並不容易，除了她作品裡的描述以外，當事人蕭軍、端木在其後的寫作裡都有不一樣的敘述。編劇李樯在這些矛盾裡採取了「模稜兩可」的方式，處理兩蕭分手時，分別從蕭軍的回憶與端木的回憶兩個角度刻劃，交由觀眾判斷。至於對駱賓基這個僅僅出現在蕭紅晚年的男人，許鞍華也透過一個鏡頭，隱晦地表達其看法。駱賓基是個可圈可點的人，他陪伴蕭紅度過生命最後

的44天，但他也利用這個契機去訪問蕭紅、去窺探其生活，並在後來出版《蕭紅小傳》一書，成為第一個寫蕭紅傳記的人。文化評論人洛楓便說，駱賓基充其量只是一個靠蕭紅成名的人。許鞍華在片裡，也透過「駱賓基伏案寫書之際，端木蕻良回來，他慌張地收起稿件」一幕表達了其對駱賓基行為不予苟同的態度。

香港書寫香港製造

李歐梵出席講座時直言自己前後看了三次電影，最精彩的便是演員們對着鏡頭說話。這是一個嘗試，演員們在演戲、入戲時，突然回到現實，對着鏡頭訴說着「別人」的事。「這對我來說特別過癮，」許鞍華說。過去，很多人重塑這段歷史、重構蕭紅的一生，但許鞍華與李樯有一個共識，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」，不需要在各個說法間做決定。「我第一次看到劇本，覺得非常混亂，直到今天我依然研究我們到底在做甚麼。」拍一個大部分香港人都不了解的民國作家，是極大的挑戰，而又用上類似於拍「紀錄片」的方式，顛覆了觀眾的想像。

「我一直很恐懼，因為用了很多錢來做試驗，但回頭一想，以我這個年紀，做這件事是有意義的。」蕭紅在東北出生，走過北京、青島、上海，在日本待了半年，後來因為戰亂從西安、武漢、重慶一路逃到香港。蕭紅與香港的關係說來微妙，她寓居於此，寫下《呼蘭河傳》、《馬伯樂》、《小城三月》等書。蕭紅一生大概只寫了七十多萬字，但當中二三十萬是在香港創作的，可以說香港給了她一個安定的環境讓她好好書寫。而蕭紅與民國大部分作家不一樣，在眾人投入書寫革命文學之際，她堅持自由創作，寫了許多鄉土文學。回看許鞍華，同樣於東北出生，在香港讀書、拍戲，她關注女性與草根階層的命運，拍了許多人文關懷的電影，是香港影壇的一股清流。

無疑，從古至今，香港都是創作者的搖籃。許鞍華拍蕭紅，恰如其分。



許鞍華於哈爾濱取景。

影評

文：張錦滿

重演蕭紅生平片段

許鞍華的《黃金時代》一開始便是湯唯正面大頭，對着鏡頭自報家門，最後說自己「……享年三十一歲。」

這部人物傳記電影有頗多特別之處，例如多個文學界人物，面對觀眾，回憶往事。他們分別講兩個片段，而各個片段卻並非依時間次序呈現出來，影片中段講到蕭紅病逝香港，下葬於淺水灣，可是之後，蕭紅再現身銀幕。如此的傳記電影，實在不尋常。

有關蕭紅生平的文字紀錄，流傳不多，編劇李樯選取其中一些片段串連起來，又摘錄蕭紅的文字，放在銀幕上作為註腳，拼湊出這個31歲女作家的一生。

李樯做了編劇要做的事，搜集了很多資料，劇本充實。然而他的劇本彷彿就停留在這個層面，在鋪陳蕭紅零碎的生平事件之外，對她的內心世界、文學思想、生活觀念沒有着墨太多。

導演許鞍華規行矩步，依足劇本把文字內容影像化，將之搬上銀幕。《黃金時代》裡的各個片段，像活化的文字紀錄，整部電影則幾乎是「事件重演紀錄片」。許鞍華沒有從劇本裡走出來，也無明顯表示她個人的見解，略為遺憾。

李樯和許鞍華處理蕭紅，小心翼翼，對她的文學評價、對她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問題，都迴避觸及，並沒有明確的表態。他們兩人聚焦其生平經歷，而這些內容，蕭紅讀者大概都略知一二。編與導製作這部平實的傳記電影，像拍紀錄片般，似乎不打算對蕭紅的人生與作品提出新看法。

看《黃金時代》，便只剩下畫面，看製作老練、經驗豐富的許鞍華，怎樣施展功夫呈現1911年的黑龍江。銀幕上不少景象視覺新鮮、內涵豐富，劇組的美術、道具、服裝、攝影人員都非常專業，當然最重要還是導演要求精準。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畫面，能夠感動人。

此外，許鞍華對於細節的處理也非常到位，例如蕭紅捧着臉盆喝水，畫面非常震撼。平實電影的精彩、不平凡，便是因為有這樣的細節。

最後，我講些題外話。蕭紅1941年在香港完成中國文學史上最奇異的長篇小說《呼蘭河傳》後，翌年便逝世。如果從文學角度來看蕭紅一生，說不定她人生最重要的時刻便是在香港為《呼蘭河傳》奮鬥的那段日子。可惜在《黃金時代》裡，蕭紅在香港的畫面，只不過是活在日軍鐵蹄下，奔波三家醫院以活命的苦況。

《呼蘭河傳》的頭號粉絲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博士生Howard Goldblatt(葛浩文)，他愛《呼蘭河傳》愛到癡狂，將之翻譯成英文，並在1974年發表論文《蕭紅評傳》。Goldblatt的《蕭紅評傳》影響了夏志清，該書於1979年在香港推出中文版，而同年夏志清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也出了中文版，他趁機在書中補充說：「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有系統地讀了蕭紅的作品，真認為我書裡未把《生死場》和《呼蘭河傳》加以評論，實是最不可寬恕的疏忽。」

文：沙壹

流金歲月

鳳凰女的不老傳說

高山劇場於9月頭設置了一個有關鳳凰女生平的小型展覽，展出了她的戲服及生活舞台照片，彌足珍貴。同時鳳凰女的首徒高麗亦主辦「鳳凰女名劇選」，與龍貫天等老宿重演鳳凰女戲寶《風閣恩仇未了情》及《百戰榮歸迎彩鳳》，藉此懷念恩師。無獨有偶，由鳳凰女於1975至1976年間主持的半小時有獎遊戲節目《各位觀眾鳳凰女小姐》，數月前亦於收費電視重播，相信是過去三十年來的第一次，讓人勾起不少童年回憶。

鳳凰女是著名的粵劇紅伶，多才多藝、宜古宜今、亦莊亦諧，無論忠奸角色都有獨到的演繹方式，例如她可以是《無頭東宮生太子》裡迫害東宮的惡毒西宮，又可以是《風閣恩仇未了情》裡既搞笑又情深款款的紅鸞郡主，而她與麥炳榮生旦合唱的主題曲更是膾炙人口。鳳凰女還有另一首與梁醒波合唱的諧趣粵曲《光棍姻緣》，「擔番口大雪茄，充生晒認經理」，亦同樣家傳戶曉。

至於由鳳凰女掛頭牌主持的綜藝節目《各位觀眾鳳凰女小姐》，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，上半部分鳳凰女以貴婦、垃圾婆、挑剔老闆等「百變」造型演繹趣劇，既反映時弊，又與民生息息相關，加上黃霑、喬宏、吳耀漢等笑匠

助陣，一不小心隨時笑破肚皮。至於下半部分與現場觀眾玩選擇獎金或獎品的有獎遊戲，則是節目的「戲肉」。因為節目送出的禮物都相當豐富，包括旅遊禮券、傢俬禮券、雪櫃、洗衣機、音響等家庭電器，至於超級大獎，就是價值五千多元的彩色電視機。以當時的物價及生活指數來衡量，應該都是一般小市民無法負擔的奢侈品，因此節目推出後大受發橫財夢的觀眾歡迎。當然，獎品亦有可能是不值錢的日用品或玩具，當鳳凰女以惹笑談諧的手法引導觀眾選擇及揭盅答案，其形容詞的「吸核」程度，往往令現場觀眾啼笑皆非，現時恐怕難以找到擁有如此精彩壓場功架的節目主持人了。

其實能夠在電視熒光幕見到鳳凰女的身影，絕非偶然。上世紀七十年代粵語片式微，無數粵語片演員紛紛投身電視圈，例如梁醒波、鄧碧雲、李香琴、黃曼梨、南紅、石堅、劉克宣、關海山等，雖然演繹的都是劇集男女主角的父母親角色，但他們爐火純青的演技並未予人落後過時的落派感覺，反而經得起歲月洗禮，迎來演藝生涯的第二個高峰。而鳳凰女的突出之處，在於她曾經參與過的電視節目，不論是《各位觀眾鳳凰女小姐》，以及後來的《女人妙到極》、《師姐出馬》，都是打上旗號以她為賣點。而她也並不負眾望，透過光鮮亮麗、與時並進的形象，發揮她自成一派的個人表演風格，在觀眾心中永遠年輕。

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《失蹤罪》 合成的現代人悲哀

David Fincher新作《失蹤罪》(Gone Girl)上畫在即(10月2日)，但除了大家可能讀過由Gillian Flynn撰寫的同名小說原著外(她也出奇地是本片的編劇)，對這「失蹤女郎」事件，可謂沒有特別多的了解。就連剛出版的十月號《Sight and Sound》，記者亦罕有地在未看片的狀態下訪問導演David Fincher。原著小說玩複雜的敘述，講述Nick(Ben Affleck飾)和Amy(Rosamund Pike飾)這對由紐約回流密蘇里的夫婦，在他們結婚五周年紀念日上，Nick回家後發現家裡疑似被爆竊，妻子失蹤，媒體因事件蜂擁而至，Nick變成事件的頭號疑犯……

為配合《失蹤罪》沉鬱深邃的調子，David Fincher再次找來Trent Reznor及Atticus Ross創作本片的配樂。二人除了與實驗音樂班霸Nine Inch Nails合作之外，亦為Fincher的《社交網絡》及《龍紋身的女孩》編寫過原創音樂。《失蹤罪》除了交錯的敘述點之外，最有趣的就是「時間和地點」與「經濟及環境」的轉變和呼應，「現時美國中西部那些荒廢的豪宅和市中心商店，代表着當下一種怎樣的『美國夢』的幻滅？」Reznor說，「要透過音樂來營造這質感，該用甚麼樂器來經營出這



種氣氛？」氛圍是無助的，聽起來是失落的。

Trent Reznor和Atticus Ross以極反傳統的手法來創作Fincher電影的配樂——在沒有看過該片任何畫面的情況下，編寫概念性的樂章，再隨着拍攝逐步完成、畫面陸續出現的狀態下慢慢重寫和修改。樂器運用上，較有機和原始，為此他們手製了很多有趣的樂器。例如，有一段是Trent在木製盒子上拍打做出的節奏，不斷地重複又重複，彷彿就是人的心跳聲。這種創作方式有點玄，「跟Fincher合作絕對有其獨特的魔力，是很具啟發性和藝術性的體驗，對創作人而言這簡直是被『寵壞了』呢！」Reznor說。